

GUDAI HANYU YUFA JIANGGAO

GUOXILIANG ZHU

古代汉语语法讲稿

郭锡良 著



语文出版社

GUDAI HANYU YUFA JIANGGAO

责任编辑：南保顺

封面设计：刘瑞祯

ISBN 978-7-80184-785-0/H·67

定价：10.00元

ISBN 978-7-80184-785-0



9 787801 847850 >

语文出版社

GUDAI HANYU YUFA JIANGGAO

古代汉语语法讲稿

郭锡良 著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汉语语法讲稿/郭锡良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7. 2

ISBN 978-7-80184-785-0/H·67

I. 古… II. 郭… III. 汉语—语法—古代—研究
IV. 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10689号

古代汉语语法讲稿

郭锡良 著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E-mail: ywp@ywc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

890毫米×1240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165千字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 000 定价: 10.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关于古代汉语的语法教学——代序	(1)
第一讲 词类的活用	(6)
第二讲 古代汉语的词序	(21)
第三讲 古代汉语的判断句	(34)
第四讲 古代汉语的被动表示法	(48)
第五讲 副词	(61)
第六讲 代词	(77)
第七讲 介词、连词	(95)
第八讲 语气词和词头、词尾	(112)

附 录

“古代汉语”绪论（全年课程第一讲）	(134)
谈谈古代汉语的自学问题	(141)
《古代汉语》教科书及其使用问题	(149)
均有兼顾 择善而从	
——谈语法教学中的歧见	(153)
从单位名词到量词	(159)
古汉语词类活用浅谈	(164)
关于建立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浅见	(171)
编后记	(177)

关于古代汉语的语法教学

——代序

语法是古代汉语常识的重要内容之一，怎样进行教学，需要认真考虑。下面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语法教学在课程中的目的，把它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解决一个教多少，教什么的问题。我们知道，古代汉语是一门重要的工具课，它的教学目的是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而不是为了传授系统的基本知识。因此，在古代汉语课中的语法讲什么，不讲什么，应该以对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有无实际用处作为标准。不讲不行，讲多了没有必要。

古今汉语是有继承关系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法有许多基本规则是一致的。学生学过现代汉语，对现代汉语的语法系统已经有个了解。因此我们在古代汉语课中无须全面讲授古代汉语语法，而只要讲授那些古今不同的句式和语法成分。这就是说，在古代汉语课中讲语法，要同单独开一门古代汉语语法课区分开来，我们不应考虑讲授的是否全面、系统，而应强调重点、实用。全面、系统地讲授古代汉语语法，既不符合古代汉语的教学目的，也是这门课程的教学时数所不允许的。不要全面开花，而要重点突出，这就是古代汉语语法教学首先要处理好的一个问题。

其次，在教学古代汉语语法时，我们必须有明确的时代观点，并特别重视语法的系统性。虽然古今语法有些基本规则是一致的，但是作为整个系统来说，古今的语法系统是不同的。对语法系统决不可以不分时代，古今杂糅，更不能以今律古，用翻译的方法来理解古代汉语的语法现象。例如：

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孟子·齐桓晋文之事》）

这几句话，我们完全可以翻译成：“所以王的不行仁政，不是挟着泰山来跳过北海一类的事情；王的不行仁政，是替老年人折取树枝一类的事情。”但是，必须明确，现代汉语的判断句在主语和谓语的中间要用系词（判断词）“是”来联系，而先秦汉语的判断句却是不用系词的。因此，原文中的“是”字，从先秦的整个语法系统来考察，只能是指示代词，它的作用是复指前文，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这”，而不是系词。译文中的“是”不是对译原文的“是”，而这个“是”是根据现代汉语的句式添加进去的。如果扣紧原文来译的话，“是折枝之类也”应该译成“这是折取树枝一类的事情”。汉代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例如：

巫媪、弟子是女子也。（《史记·西门豹治邺》）

这里的“是”字应该认作系词，因为到了汉代，“是”字已由指示代词发展成为系词，判断句已经有了使用系词的新形式。但是从汉代到明清，在文言文中判断句一般还是很少用系词的。因此，我们决不应该从翻译出发，用现代汉语判断句的规则，把古代汉语中的指示代词“是”错误地认作系词。对先秦古籍，这一点是很肯定的；虽然先秦确有少数几个用作系词“是”，应当另作别论，这里不去说它。至于汉以后的著作，古白话除外，要认定文言文中的“是”字用作系词，也应十分慎重。

再如，先秦汉语使动用法很丰富，而使成式（包括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还只是萌芽，王力先生认为还没有产生。因此，有些动词连用的形式，从字面上看，同后代的使成式完全相似，却不能认为是使成式。例如：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迳，其犹可扑灭？（《尚书·盘

庚上》)

齐侯伐卫，战败卫师。(《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这里的“扑灭”是“扑而灭之”的意思，“战败”是“战而败之”的意思。这是两个动词的连用，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灭”不是作为“扑”的结果，“败”不是作为“战”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们是连动式，而不是使成式。虽然使成式是由连动式发展而来，它取代了使动用法；但是在先秦整个汉语语法系统中，使成式还没有作为一种句式在语言中普遍使用，我们就不能用现代汉语的语感把它理解为使成式。还有人认为使成式是唐代以后才形成的，那也不符合语言事实，这是另一个问题，不在这里讨论。总之，对待古代汉语语法，我们决不能从现代汉语的语感出发，采用翻译的办法来进行分析，不能用今天的语法规律去比附古代汉语的语法现象；而要有明确的时代观点、历史发展的观点，从具体时代的语法系统去考察各种语法现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第三，古代汉语的语法教学必须彻底摆脱传统训诂学的训释方式，用现代语法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各种语言现象的语法意义和语法作用，并注意吸收语法科学的最新成果。

传统训诂学在分析古代汉语的语言现象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有它自己的历史贡献。汉代的经师就已经意识到虚词和实词的不同，把它叫做“词”，清代的王引之更写了《经传释词》。在他们的时代，这都是了不起的研究成果，在汉语语法研究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但是，到了今天，汉语语法的研究已经深入得多了，我们再不能躺在他们的成果上踏步不前了。

曾经有过一则笑话，很能说明一点问题。据说有个老先生教学生《论语》，他不懂语法，怎样讲解“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呢？他告诉学生：“子”就是“孔子”，“曰”就是“说”，“学”就是“学习”，“而”是虚字眼，“时”是“时时刻刻”，“习”也是“学习”，“之”是虚字眼，“不”

是虚字眼，“亦”是虚字眼，“说”是“快乐”，“乎”是虚字眼。学生听了先生的讲解以后，于是高声朗读：“孔子说：学习虚字眼，时时刻刻学习虚字眼，虚字眼，虚字眼，快乐的虚字眼。”这当然是一则笑话，不会真有其事，但是它说明古代汉语的语法教学如果再停留在训诂学的成果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从《马氏文通》出版到现在八十多年过去了，古代汉语的研究虽然有了很大进展，但是训诂学的影响还不小。互文见义、助词无义的说法还出现在某些论著或注释中，就是这种表现。例如：

刘克庄《水龙吟》词：“把东篱掩定，北窗开了，悠然酌，颓然睡。”此犹云掩了，定与了互文。（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掩定”和“开了”是互文对举，但“掩定”并不等于“掩了”。说“定”等于“了”显然是不妥的。又如：

《尚书·皋陶谟》：“百工惟时。”惟，句中助词，无义。

“惟”字是一个句首句中语气词，用来引出主语或谓语等，表提示和加强的语气。《皋陶谟》的这句话，“惟”字是用来引出谓语，加强肯定的语气。孔颖达《疏》：“则百官惟皆是矣，无有非者。”他是体会到了“惟”字的加强肯定语气的作用的。必须明确，语言中的词总是有意义的，没有词汇意义，也一定有语法意义。只说它是助词，不解决问题，还要说明它助什么，也就是要说清它的语法意义、语法作用。说它无义，更是不妥，因为这不合事实，也容易引导人们含混地来对待一些语法现象。

总之，训诂的基本方式是以今释古，往往是以近义词为训，即使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说，也要有所扬弃和发展；把它的方法用在语法研究方面，局限性自然更大了。它缺乏对具体时代语法系统的全面考虑，很难对某些句式、语法成分的语法意义、语法作

用作出深入中肯的分析。因此，古代汉语的语法教学应该立足于现代语法科学的基础上，不再从传统训诂学中去寻找方法寻答案。

最后，还应该注意一个语法体系的问题。语法的系统性特别强，讲语法必须要讲究体系，要把各种语法现象摆在一定的体系中来加强处理。否则，遇到什么讲什么，时而从这种体系出发，时而从那种体系出发，东拼西凑，就会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但是，目前语法学家对汉语语法的认识还有分歧，各家的语法体系不太一致。古代汉语的语法研究更加薄弱，人们往往用考察现代汉语的语法体系去考察古代汉语的语法，形成某些看法的分歧。这里有的是体系的不同，有的是术语的区别。例如：判断句中的“是”字是系词呢？还是判断词呢？这只是术语的不同，完全不必追究。有的则是体系的差异。例如：“者”字、“所”字是特殊代词呢？还是助词呢？这是牵涉到整个语法体系的问题了。不管叫做特殊代词也好，还是叫做助词也好，作为学生来说，都可以不必去追究为什么有这种差异，重要的是要知道：“者”字是用在动词、形容词或者谓词性词组的后面，构成一个名词性的“者”字结构，可以作主语、宾语、定语等，它具有指代作用。“者”字还可以用在名词后面，往往和名词一起用作主语，这种“者”字有提顿的作用，同时仍有指代作用。“所”字则是放在及物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的前面，组成一个名词性的“所”字结构，表示行为的对象，“所”字也有指代的作用。说它们是代词，却和别的代词很不一样，说它们是助词，也要知道它们是有指代作用的。可是，我们决不能说它们是“助词无义”，含糊过去。

总之，古代汉语的语法教学要有自己的语法体系，但是却不要引导学生去追求这个体系，而是要重视各种语法成分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和语法作用。

（原载《电大语文》1983年9月；又收入《怎样学好古代汉语》，语文出版社，1986年）

第一讲 词类的活用

(一) 古代汉语的词类划分

词类是根据词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而分出来的类别。划分词类是为了讲语言的组织规则，也就是为了讲词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讲语言的句法结构。

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进行加工的文言文的词类划分基本上是与现代汉语一致的。先秦汉语的词类可以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叹词等十类。在文言文中量词没有从名词中分化出来，这是先秦古汉语同现代汉语的词类划分的主要不同的地方。

词类活用主要是有关名词、动词、形容词的问题。这里简单谈一下这三类词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名词是表示人或者事物的名称的词，经常用作主语、宾语、定语和谓语。动词是表示动作、行为和事物变化的词，经常用作谓语。形容词是表示事物的性状的词，经常用作定语、状语和谓语。在古代汉语中，名词、动词、形容词虽然都经常用作谓语，但构成的句子是不同的。总的说来，在古代汉语中，名词可以自由地用作主语、宾语，而形容词、动词一般不用作主语、宾语；动词一般也不用作定语，而名词、形容词经常用作定语；动词一般用作叙述句的谓语，可以带宾语，而名词、形容词一般不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三类词在句子中充当什么成分是有一定分工的。

(二) 古代汉语的词类活用

名词、动词、形容词在句子中充当什么成分有一定的分工，也就是说，三类词的基本功能是比较固定的。但是，某些词按照

一定的语言习惯又可以灵活运用，在句子中临时改变它的基本功能，充当别的词类，这就是词类的活用。词类活用在现代汉语里也有，但远没有上古汉语那样普遍。例如：

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荀子·劝学》）
将军身披坚执锐。（《史记·陈涉起义》^①）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史记·鸿门宴》）

例一的“水”是名词活用作动词，例二的“坚”和“锐”是形容词活用作名词，例三的“谨”和“让”是动词活用作名词。在古代汉语中，名词活用作动词，动词活用作名词，形容词活用作名词或动词等几类情况都有。

词类活用和词的兼类现象是不同的。词类活用是指某些词临时活用作别类词，而词的兼类是指某些词可以兼属两类或三类。例如：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起义》）
草木有生而无知。（《荀子·王制》）

例一的“知”是“知道”、“懂得”，是动词；例二的“知”是“知觉”，是名词。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史记·鸿门宴》）

例一的“计”是“考虑”、“计算”，是动词；例二的“计”是

^① 引例出自教材文选的标举教材的篇名，如本例；出自教材以外者，按习惯方式标示，如：下文的《荀子·王制》、《论语·卫灵公》。

“计谋”、“计策”，是名词。

澧水暴益，荆人弗知。（《吕氏春秋·察今》）

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吕氏春秋·察今》）

其家必日益。（《吕氏春秋·贵当》）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

例一的“益”是“涨水”，是动词，后来写作“溢”；例二的“益”是“增加”，也是动词；例三的“益”是“富裕”，是形容词；例四的“益”是“利益”、“好处”，是名词。

词的兼类现象，词义有明显的变化，是词义引申发展的结果。我们不要把这种兼类现象也当成了词类活用。

（三）古代汉语的使动用法

所谓使动用法，是主语所代表的人物并不施行谓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而是使宾语所代表的人物施行这个动作。比较：

巡起旒，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韩愈《张中丞传后叙》）

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左传·宣公十五年》）

例一的三个“起”字，都是不及物动词的一般用法。例二是华元使子反起，“之”指代子反，“起”是使动用法。再如：

齐使田忌将而往。（《史记·孙臆》）

齐威王欲将孙臆。（《史记·孙臆》）

例一“齐使田忌将”是个递系结构，“将”是动词的一般用法；例二的“将”是动词的使动用法，可以改成递系结构“齐威王欲使孙臆将”。可见使动用法是用一种特殊的动宾结构表达了递系结构的内容。

使动用法还同使成式有关系。所谓使成式就是一个谓语动词的后面带一个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作结果补语。例如：

百日而饿死。（《战国策·秦策三》）

荆轲坐定。（《史记·刺客列传》）

再如上面举的“起之”可以说成“拉起他”。“起之”的“起”是使动用法，而“拉起”是使成式。

上古汉语中递系式和使成式都用得较少，而使动用法却很普遍。中古以后，口语中使动用法日益减少，被递系式和使成式所取代。

使动用法中的谓语动词有的本来就是动词，有的是由形容词、名词变来的。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同它们的一般用法在语法意义上是很不相同的，因此也作为词类活用的内容来谈。

甲、动词的使动用法

动词的使动用法一般多是不及物动词。试比较：

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左传·僖公三十年》）

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左传·僖公三十年》）

例一的“亡”字是不及物动词的一般用法；例二的“亡”字是不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带有宾语“郑”，“亡郑”是“使郑亡”。不及物动词本来是不带宾语的，用作使动时，后面带有宾语，可以说是不及物动词活用作了及物动词。

不及物动词用作使动时，后面的宾语有时可以省略：

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荀子·劝学》）

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例一“天不能病”与“天不能使之全”对照，是使动用法同递系结构对应。“天不能病”也可以说成“天不能使之病”，“病”字后面省略了宾语“之”。例二“可烧而走也”是说可以火攻而使曹操败逃，“走”字后面也省略了指代曹操的代词“之”。省略的宾语，一般可以从上下文中看出来。

在古代汉语中，及物动词有时也能用作使动。例如：

晋侯饮赵盾酒。（《左传·宣公二年》）

“饮”本是及物动词，按及物动词的一般用法，这句话应该是说“晋侯喝赵盾的酒”；但实际上是说“晋侯让赵盾喝酒”。在这里“饮”字是使动用法，“赵盾”是“饮”的使动宾语，“酒”是“饮”的直接宾语。“赵盾”和“酒”不是偏正关系，而是并列关系，都作“饮”的宾语。及物动词本来就带宾语，用作使动也带宾语；在形式上及物动词的一般用法同使动用法没有区别，只有根据句子的意思来确定它是否用作使动。

乙、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形容词用作谓语，是描写事物是什么样子，构成描写句。用形容词作谓语构成的描写句，后面是不带宾语的；如果形容词作谓语时后面带上宾语，那么这个形容词就活用作动词了，整个句子也变成了叙述句。形容词活用作动词后，如果整个句子的意思是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具有这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或状态，那么这就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试比较：

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今媼尊长安君之位。（同上）

例一的“尊”和“厚”都是形容词作谓语的一般用法，是描写句；例二的“尊”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后面带有宾语，是“使长安君之位尊贵”。又如：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论》）

前后两个复句的句法结构是交错的。“强本”同“本荒”相对，这是动宾结构同主谓结构相对；“荒”字是形容词用作描写句的谓语，“强”字本来也是形容词，这里用作使动。“不能贫”同“不能使之富”相对，“贫”的后面省略宾语“之”，也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这是使动用法同递系结构相对。

“强本”可以理解为“加强根本”，这是用使成式来对译上古汉语的使动用法；翻译时往往可以这样灵活运用，但从语法结构来分析，必须看成使动用法，而不能看成一般的动宾结构。

丙、名词的使动用法

名词用作使动是比较少的。名词用作使动，是后面带上宾语，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成为宾语前面的这个用作谓语的名词所代表的人或事物。例如：

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史记·项羽本纪》）

吾见申叔，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也。（《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例一的“王”，后面带有宾语“我”，这里活用作谓动词；“王我”就是“使我为王”，是名词的使动用法。例二的“生死”和“肉骨”相对，意思是“使死者复生”、“使白骨长肉”。“生死”的“生”是不及物动词用作使动，“肉骨”的“肉”是名词用作使动。

名词用作使动也偶尔有省略宾语的。例如：

天子不得而臣也，诸侯不得而友也。（刘向《新序·节士》）

“臣”和“友”都是名词用作使动，后面没有带宾语，是“臣之”、“友之”的省略。“友”字有“朋友”和“友爱”两种意思，“朋友”是名词，“友爱”是动词，这是词的兼类现象。这里的“友”是“朋友”的意思，因此是名词的使动用法。

（四）古代汉语的意动用法

所谓意动用法是指谓动词具有“认为宾语怎么样”或者“把宾语当作什么”的意思。它同使动用法虽然同属词类的活用，结构上也同是形容词、名词后面带宾语；但是使动用法是使宾语怎么样，是客观的结果，而意动用法是认为宾语怎么样，是主观的看法。试比较：

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劝学》）

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

例一是说“君子学习是用来使自身美好”，学习可以得到自身的提高，这是客观结果，“美”字是使动用法。例二的“美我”是妻的主观看法，邹忌本身没有变化，“美”字是意动用法。再如：